

传统乡村家居陈设的特征及文化内涵

范伟, 彭云群

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 410000

摘要:通过对传统乡村家居陈设特征的解读,分析其经济适宜的实用性、素雅质朴的简约性、规范有序的整体性、朴实节约的生态性。借助一系列的乡村实物调研法,列举具体的传统乡村家居的生活器具,从它们的造型、结构、功能、制作过程、意象设计特征等角度分别进行分析。采用比较法、文献法与实地考察乡村自然环境等形式的结合,分析当地传统乡村生活器具选材的客观因素。再结合人文环境,从乡村民众的生产生活视角展开研究,总结当地传统乡村家居陈设的生活制品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们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乡村家居设计的文化内涵,阐述了形意场下乡村陈设与中国农耕文明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理念之间的关系,并折射了礼制文化、敬祖爱幼、男尊女卑等生活习俗和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

关键词:传统乡村;家居陈设;文化内涵;形意场

中图分类号:J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19)01-0082-07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19.01.015

作为农业生产的地域场所,传统乡村是依据人们的需要和感受,在长期磨合中形成的一种复合、有序的居住空间形态。为了适应这种农业生产模式,各地民众会针对乡村特殊的地理环境,根据乡村百姓的审美,按照乡村生活习惯、室内外的使用功效与用户心理需求、民俗文化特色,进行乡村家居陈设的生活空间“设计”。这与城镇的生活方式大有不同。传统乡村家居陈设在达到实用和适用的同时,更侧重于对乡村文化的应用和传承。在传统乡村家居陈设中,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室内空间布局与家居产品设计得以保留,这体现出符合“乡土”美的独特的设计特点和设计方式。

1 传统乡村家居陈设的特征

家居陈设可反映人对生活审美意识的自觉状态。乡村文化中的室内陈设物更加注重农村居住者日常生活的规律及需要,带有维系乡村生活的物质与精神的功效。其具体特征可归纳为实用性、简约性、生态

性、整体性。

1.1 经济适宜的实用性

由于乡村的自然环境相对城镇更好,且多盛产各类竹材、木材、矿石等,所以室内陈设品的制作往往会就地取材。这样不仅方便采集原料,而且可将制成的产品对外销售,增加家庭收入。竹是中国南方乡村的常见植物,竹竿、竹皮、竹青、竹篾、竹枝等都可以制作成类型、功能丰富的室内陈设品。这类陈设品轻便、耐用、环保,且容易塑形,能根据乡村习俗编织出多样的装饰图案。例如过去湖南乡村家居常用的竹制提盒,该盒长41 cm,宽19 cm,高42 cm,做工精细。除了底部,竹盒的其他部位都编有纹饰,并巧妙地将这些纹饰与结构部件结合起来。盒盖上编有“福禄满堂”四字;竹盒的两个侧面编有“极乐”、“世界”字样。更高档些的提盒也会使用复杂的装饰,如蝙蝠与蝴蝶。这些都带有美好的祝福和深远的寓意,表达了人们对幸福安乐生活的追求。此竹盒内部被一个盒子隔为上下两

收稿日期:2019-08-24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8A008)

作者简介:范伟(1975—),男,湖南人,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

通信作者:彭云群(1993—),女,湖南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主攻室内设计。

层,可分别放置大小不同的物件,在竹盒外部则使用铜配件来搭配、加固。竹制提盒及其结构见图1。这类提盒选材适宜,整体造型方便实用。

竹制品也是农村家居夏季降温的首选,如竹席、竹椅、竹床、竹扇、竹枕、竹摇椅等。宋代诗人汪晫就在《环谷初夏》中就提到:“荷钱新绿点池塘,竹枕方床午梦长”,这说明竹枕有在夏日里助眠的功效。乡村竹枕通常用一根竹子即可制成。首先,将竹竿的粗大部分用刀具一分为二,使其变成两个“U”字型,再把细小部分制作成数条竹片插入U型竹材中。最后,还可以在其背面嵌入几根长方形的细竹加固。笔者绘制的竹枕结构见图2。类似竹材的乡村常见材料还有很多,如藤、草、皮、石等都被有效地融入到乡村造物中。这些陈设呈现出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实用方面,乡村家居生活器具真正地反映出“功能致上”的原则,体现了人们在经济条件约束下,对实用性的追求。例如,若是提桶的提把,或锅盖盆的盆身损坏,将损坏部分去除后,仍可将其作为水桶储水,或当锅盖使用。一物多用,见图3。这是以一个主要部件为基础造型,通过增加、减少、更换部分构件,达到多功能用途的实现。再比如火仙桌,虽然它的外表与八仙桌类似,但是它的桌腿部分设计得更巧妙。其桌腿的二分之一处有木栅栏,平时可隔绝小孩、动物进入桌子下面。到了冬季,栅栏内可放置火盆,这样可供人们足部取暖,也能杜绝火灾隐患。火仙桌见图4。

1.2 素雅质朴的简约性

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乡村生活器具往往简单且朴素,并不追求繁琐的雕饰。战国时期,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体会到民众的疾苦,针对生活造物,在设计上强调了产品的使用功能,去除了多余装饰^[1]。他认为“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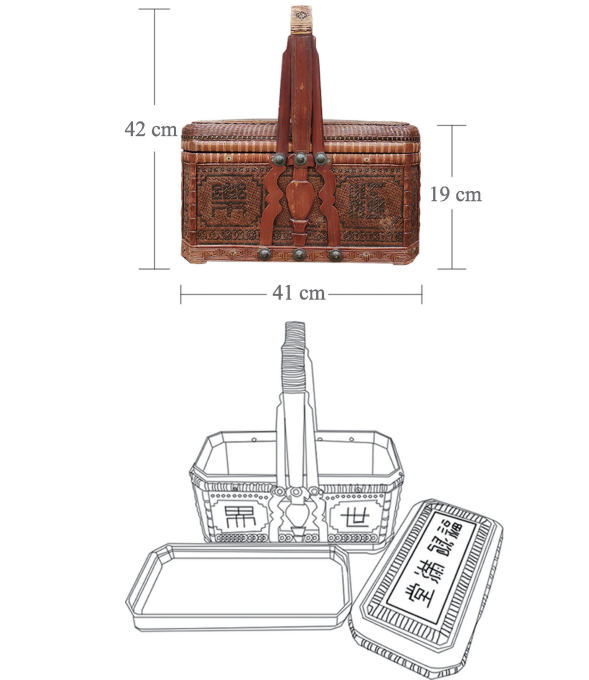


图1 竹制提盒及其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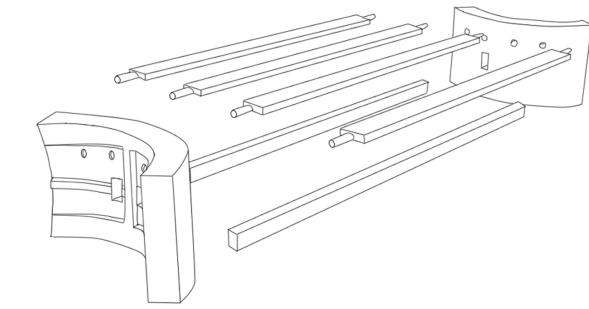


图2 竹枕结构

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2]。”这种设计思想对中国后世的乡村室内陈设造物影响深远。乡村设计物件简约却不简单,它们的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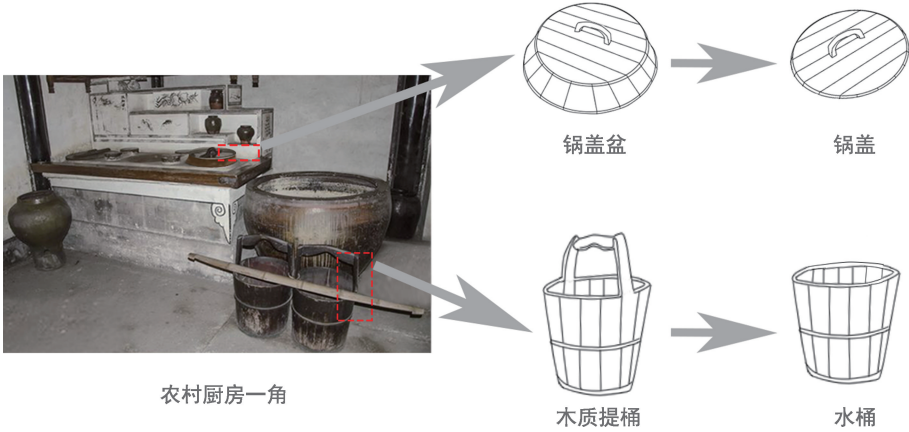


图3 一物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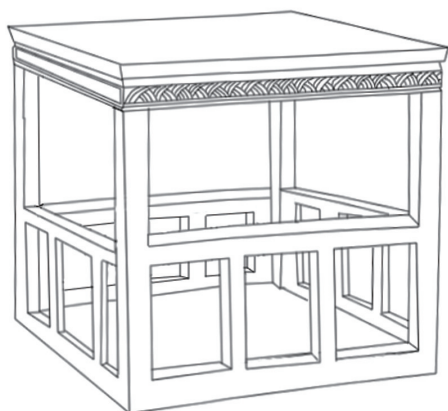


图4 火仙桌



图5 粥筒

往往蕴含了高明的技巧。小器物中包含着生活的大智慧，例如便携粥筒(见图5)。在选材上，幼嫩的竹竿不耐用，而枯黄的竹壁易裂，因此，色泽青绿、材质坚硬的竹竿是制作粥筒的最佳选择。制作时，先将竹竿锯成上下两端都有竹节的形态。其中，一端竹节稍短；另一端竹节稍长。在稍长的一端挖一个小孔作为口，再安上竹皮做的提手与塞口的木塞子即可。第一次使用粥筒前，需要先将粥筒放入沸水中，待粥筒内的薄膜受热、被煮脱落后，将其取出方可使用。便携粥筒的造型简约，并且轻便、耐用，主要被用来盛水、装粥。乡村的木质坐笼也是很好的例子。坐笼一般高70 cm，是由十余块木条构成的长方体，分为三层，可通风。坐笼及其结构见图6。此用具是农家孩童成长的小天地，幼童在其中可坐、可站，等孩子长大后，还可储物。这些生活用具往往朴实无华，装饰较少。除去经济、实用的考量外，这更体现出乡村陈设造物中素朴、简洁的设

计审美观。

1.3 朴实节约的生态性

传统乡村造物设计体现出万物生生不息的循环理念，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随着对自然资源的重视和环保意识的提高，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总结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经验。如湖南邵阳苗族人民自古以来便有开山育树的意识，他们不仅善种，而且还善于护树，掌握了育苗、移栽、培育等技术。正如孟子所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3]。此外，乡村造物注重不浪费材料，力求做到“物尽其用”的节约与环保。如葫芦可以当作瓶子来盛酒，大的还可以装米装面。当它有漏洞和损坏时，切成一半还能做成水瓢，或者在上面刻绘一些带有吉祥意味的装饰纹饰，挂在家中求吉驱邪。葫芦的用途见图7。在北方农村，人们会将生产剩余的高粱杆制作成放置面食的盖帘板(见图8)。这种“变废为宝”、不浪费一丝一毫的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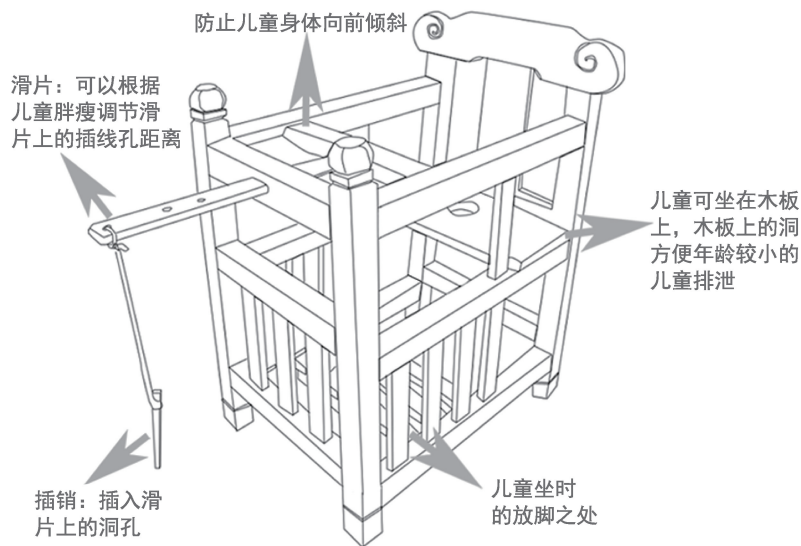


图6 坐笼及其结构



图7 葫芦的用途



图8 盖帘板

俭精神自然地展现在乡村生活朴实节约的生态设计理念中。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在中国农村,节俭意识已经与民众的生存之道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并呈现生态环保的取向。人们充分利用各类可再生能力强的材料制作出大量藤棕草编织的生活用具。如设计取材使用藤杆、藤条、藤皮等,将其进行扎架塑型,制作成各类家具用品;以棕皮、棕枝、棕丝等为原材料,制作成扫帚、地毯、床垫、蓑衣、绳索等;选用玉米外皮、高粱秸秆、芦苇杆、麦秆等为原始材料,当完成选料、日晒、消毒、织染这几道工序后,采用平编、小辫、套扣等编织方法,制作成各类实用美观的草枕、草帽、草席、草垫、草篓等草制品。这是一个村民们不断提高与自然相处能力的过程,村民通过此过程,扩展了认知水平,积累了丰富的陈设造型经验。

1.4 规范有序的整体性

传统乡村家居陈设的生活器具设计样式多是对称、规范的,少有奇形怪状。另外,受封建礼制社会的影响,陈设布局也多是井然有序的。室内陈设物件的材料贵贱、尺寸大小和高低无不体现了当时政权、父权、神权的一体化原则。如农村家族祠堂的长凳不同于一般生活尺度,其超长的比例是群族地位的象征。

中国哲学倡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者间观念的统一,是一种涉及天与人、理与气、心与物、文与质等诸多方面的对称关系。其适宜、适度的

要求推动了造物之“理”的产生。因为任何一次造物实践都包含了在人、时间、空间、物质、制度、工具、生产关系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最恰当的结合度,所以乡村家居空间设计中的陈设物件要与物相宜、与人相宜、与时相宜、因地制宜、与礼相宜等。传统的农村家居装饰及生活用具强调天地之性,造物应势,让材料各司其职,从而与天时地利相适应;陈设造物活动受礼制观念的制约,这是与礼相宜;从实用出发点,以使用效率为标准,兼顾舒适性及使用过程中的乐趣,这是与人相宜;组织空间内的物品,使它们在造型、用材、结构、尺寸等方面和谐有序,这就是与物相宜。这种“宜”体现为空间的内在有序性,并被陈设所规范着,呈现整体、和谐的特点。

2 传统乡村家居陈设的文化内涵

2.1 彰显传统礼制文化

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其礼制文化带有强制化、规范化、普遍化、世俗化的特点,并且渗透到家居空间布局、衣食住行用等各类陈设造物的诸多方面。

地处湘西南地区的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清溪村,距今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清溪村四合院是南方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礼制建筑之一,无论是从建筑的整体布局,还是室内功能空间的划分都是遵循“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礼法”来权衡的。清溪古民居四合院(二进院)平面图见图9。清溪古民居四合院(局部)见图10。根据等级制度,正屋一般为二明两横三开间,祖宗灵牌布置在中间的堂屋。堂屋的两边是卧室。依据“尚左”的礼制思想,左卧为祖父母居室,右卧为父母居室,厢房则是晚辈所居。聪慧的清溪人用诙谐稚拙的装饰纹样和简练传神的表现力,在讲究秩序、规则、等级的礼制环境下,营造了欢快愉悦的生活氛围^[4]。陈设中表现出人们耳熟能详的牛、马、猪、猫、老鼠、鱼虾等动植物的纹饰题材,使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散布在四合院中的每个角落。

儒家宗法礼制的观念模式同样影响着北方传统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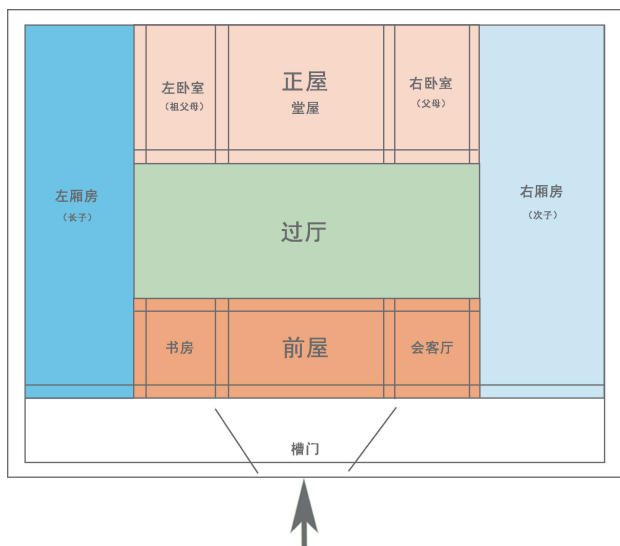


图9 清溪古民居四合院(二进院)平面图

居的院落布局和空间居住功能。河北冀北地区的蔚县民居布局按照“上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的序列安排^[5],正房坐北朝南,在全院中地位最高。它不仅高度居全院之首,进深、开间也是全院最大的,并且其装饰也是全院最考究的。冀北蔚县民居四合院平面图见图11。冀北蔚县民居四合院见图12。

“礼”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秩序,它将人们心理的“礼制”意识转换为相对应的仪式和规范。几千年来,人民生产、生活的精神工具受到儒家思想的礼制文化影响,它不仅自然地体现在传统乡村家居陈设中,也无时无刻不在约束人们的心理观念和行为举止。在传统乡村家居陈设与装饰形象上也可看到礼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如以“二十四孝”等故事和传说为题材的雕刻与绘画,以象征高尚品德的梅、兰、菊、竹等为主题的墙画和剪纸,以及一些生动表现乡民传统道德观和精神追求的匾额、中堂对联等。农村堂屋见图13。这些都使家居陈设具有强烈的内聚感、位序感、教化感。

礼俗用具在农村的婚礼、葬礼以及传统节日庆典中运用较为广泛。依据当地的嫁娶习俗,陪嫁的礼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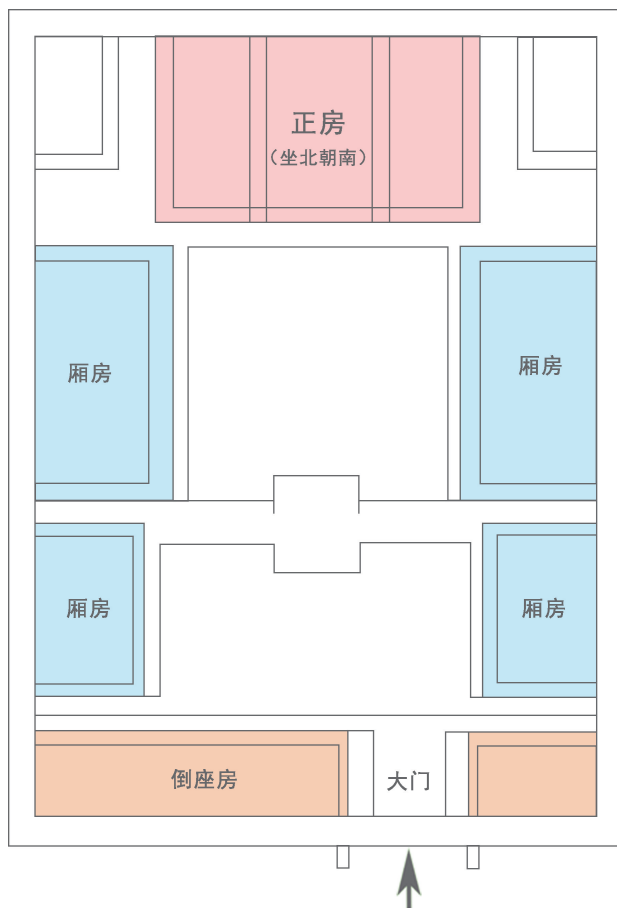


图11 冀北蔚县民居四合院平面图

用具包含洗脸盆、衣物箱、洗刷用品、收纳用具、手提盆等。装饰纹样多使用南极仙翁手捧寿桃、八仙过海、暗八仙、龙凤呈祥、“福”、“寿”、“喜”等;门前则陈设“吞口”、悬辟邪镜或八卦图来挡煞、求吉。

2.2 弘扬敬祖爱幼的精神

在儒家学说“孝”的伦理道德倡导下,中国人敬祖成为农村家庭重要的文化信仰之一,设立祠堂、修建庙宇、定期扫墓、悬挂轴画等都是敬祖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人们渴望用祭祀活动和祖先们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表达他们的精神依托和生活诉求,并希望能够得到



图10 清溪古民居四合院(局部)



图12 冀北蔚县民居四合院



图14 农村祠堂



图13 农村堂屋



图15 神龛

祖先的恩赐和保佑^[6]。农村祠堂见图14。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供奉先人灵位的空间,灵位通常依南墙而置,或者设于神龛的案桌之上,案桌的尺寸规格根据厅堂空间的大小而定,其装饰纹样和制作材料都特别讲究。如果室内空间不够,则可将神龛挂在墙面上,灵位放入神龛内。为了便于供奉祖先、神佛,故神龛较高于普通的桌子,其外形多为长方形。祖宗的牌位摆放在供桌的中央;两侧分别放置烛台;正前方则放置香炉。神龛见图15。朱熹在《朱子家礼》中就明确地提出,祖宗的牌位需制作得精致细腻,且要单独供奉。牌位旁则要供上仪式所需书籍、布匹和献祭所用器皿^[7]。农村神龛的做工十分考究,雕刻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是侧翘的檐角,一般刻有“福禄寿”和“祖德流芳”等字样,每层都是精雕细琢的镂空造型,有飞凤、神鸟等吉祥图案。祭祖的祠堂悬挂有敬祖轴画,在农村又被称为“祖宗轴”,这是敬祖文化的一种表现。敬祖文化是由个人和群体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以及观念模式所积累、沉淀,进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内部的精神诉求,即信仰。敬祖轴画的图案多为建筑、山水、草木等,画面表现出庄严肃穆、和气致祥的升平景象,它不仅展现了对逝去先人们的追思悼念,也表达了对家族兴旺的美好寄望。

在传统农村观念中,家庭人口数量是确保生产力

的关键。因为劳动力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决定着家庭的富裕程度,所以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在这种重视家族人丁兴旺、繁衍血缘后代的意识的左右下,传统家居装饰中也出现了大量关于祈祷子嗣的装饰图案。陈设中常见的做法就是将象征“多子”的石榴、葡萄、南瓜、葫芦等形象广泛地应用在各种装饰中。此外,藤蔓、门和窗棂上的盘长纹,莲花和桂花或者儿童与莲花所组成的“连生贵子”画面,这些都是对子孙繁盛、家族繁荣的美好期许。由此可见,关注儿童和向往儿孙满堂是农村家居陈设装饰常表现的一大主题。

2.3 反映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中国是以“礼”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主张“上尊下卑、长幼有序、男尊女卑”的统治秩序已有近千年历史^[8]。传统的乡村家居设计含有男性空间和女性空间。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这也造就了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象,即所谓的“男治外事,女治内事”^[9]。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农村经济依靠男性劳动力,从而慢慢形成了家庭里“男尊女卑”的局面。在祭祖及对先人排位时,遵循男前女后。男女在特定的场合不混座位,不将衣服挂在同一个衣架上。这些陈设空间布局与用具设计皆反映了过去男女地位上的差别与不平等的现象。

3 结语

除了生活用具,生产用具也是农家室内生活摆设中的“常客”。生产用具放在室内时,不仅需要取用方便,而且不能妨碍其他物件的摆放及使用。面对生产与生活用具需求上的地域差异,古代乡村“设计师”们在实用性、简约性、整体性、生态性等各种“尺度”的规定中进行了设计思索,将不同陈设的“形”与环境差异化的“意”结合,使之在乡村空间中展现出智慧的闪光点。通过农村传统家居生活器具“形意场”的分析,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物质层面关系,以及礼制文化、敬祖爱幼、男尊女卑等精神层面的特点。这正体现了中国农耕文明所特有的陈设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 [1] 范伟,彭曲云.《墨子》中的造物设计意识[J]. 艺术与设

计(理论),2007(11):22-24.

- [2] 辛志凤,蒋玉斌,等. 墨子译注[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3] 孟子. 孟子[M]. 弘丰,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 [4] 汪碧波. 南方苗族古民居的礼制文化与乡土装饰——漫谈湘西南清溪苗族四合院建筑艺术特色[J]. 艺海, 2011(11):168-169.
- [5] 兰蒙. 河北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 天津:河北工业大学,2015.
- [6] 韩霞,吴祖鲲. 敬祖文化的传承及其当代价值——以豫北滑县“祖宗轴”年画为例[J]. 桂海论丛,2014,30(1):120-124.
- [7] 吾妻重二.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M]. 吴震,郭海良,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8] 张峰率.“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影响[J]. 中外建筑,2012(1):51-52.
- [9] 伊沛霞. 内闾: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M]. 胡志宏,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上接第81页)

并服务于新时代、新科技文化的建设中。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乡土文化遗产资源既可以推崇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社会文化的有序发展,同时对促进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下文化温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还可避免文化发展洪流中的同质化现象,促进乡土文化的崛起。湘西南目前留存下来的历史悠久、意蕴深厚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是华夏文明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区域特色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只有将其进行传播与传承,才能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4 结语

湘西南传统村落是湘西南地理环境、审美心理、宗教信仰、文化历史、经济水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综合反映,像自然资源一样,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它是先民从最原初的文明经过历史发展逐步打磨沉淀而成,它不单单只包含艺术学,还包含了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学、历史学、文学等内在的知识,除建筑文化、历史文化、文学文化、玄学文化、自然文化之外,湘西南乡土文化遗产资源还包括红色文化、宗祠文化、梅山文化等艺术遗产,这是一笔巨大的知识财富,对发展乡村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乡土手工业生产、提升乡村文化品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应该对它进行记录与传承,只有重视、爱惜、保护好它,才能留住民族文化发展的“活水之源”。要想在全球化的文化激流中脱颖而出,只有通过传承民族特色传统文化,发挥其乡土艺术资源的价值,并对乡土艺术遗产资源进行系统的保护。在现代化的今天,唤醒及传承湘西南传统村落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对振兴乡村文化建设,促进现代乡村社区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方李莉. 西部人文资源考察实录[M]. 北京:西苑出版社,2010.
- [2] 李祥林,谢旭斌,王明月. 社会转型中的传统村落与民间艺术再生产[J]. 民族艺术,2018(4):86-87.
- [3] 谢旭斌. 湖湘村落景观的互文性解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84.
- [4] 谢旭斌. 拯救老屋行动——湖湘百年老屋寻访手记[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8.
- [5] 谢旭斌,张鑫.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教化特色探讨[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19.
- [6] 约翰·奈斯比特.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 北京:湖南教育出版社,2014.
- [7] 利昂·费斯汀格. 人类的遗产“文明社会的演化与未来”[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